

认知·国学经典书系

经典常谈 诗文常谈

朱自清◎著
张黎明◎导读

雷原
白金钟◎主编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认知·国学经典书系

经典常谈 诗文常谈

朱自清◎著 张黎明◎导读

雷原
白金钟◎主编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经典常谈 诗文常谈 / 朱自清著; 雷原, 白金钟主编;
张黎明导读. —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7.7

(国学经典书系)

ISBN 978-7-220-10155-7

I. ①经… II. ①朱… ②雷… ③白… ④张… III.
①国学—古籍—介绍—中国 IV. ①Z835 ②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5578 号

JINGDIANCHANGTAN SHIWENCHANGTAN

经典常谈 诗文常谈

朱自清 著 张黎明 导读

雷 原 白金钟 主编

责任编辑
特约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印制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
新浪微博

微信公众号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照 排

印 刷

成品尺寸

印 张

字 数

版 次

印 次

书 号

定 价

何朝霞 薛玉茹

韩 笑

介 桑

杨艳菲

张 辉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2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crmcbs@sina.com

@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(028) 86259624

北京新生代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145mm×210mm

12.25

272千字

2017年7月第1版

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0-10155-7

46.00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经典常谈

《经典常谈》《诗文常谈》导读 / 001

序 / 028

《说文解字》第一 / 031

《周易》第二 / 039

《尚书》第三 / 046

《诗经》第四 / 054

“三礼”第五 / 061

《春秋》三传第六 / 066

“四书”第七 / 072

《战国策》第八 / 078
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第九 / 083

诸子第十 / 096

辞赋第十一 / 107

诗第十二 / 115

文第十三 / 127

什么是文学 /	148
古文学的欣赏 /	152
文学的标准和尺度 /	158
了解与欣赏 /	165
怎样学习国文 /	171
禅家的语言 /	176
鲁迅《药》指导大概 /	181
论雅俗共赏 /	208
论百读不厌 /	215
鲁迅先生的杂感 /	222
论逼真与如画 /	228
论书生的酸气 /	239
论严肃 /	248
论通俗化 /	252
低级趣味 /	256
论诵读 /	259
论诗学门径 /	265
《古诗十九首释》前言 /	271

诗与话	/	275
歌谣里的重叠	/	281
解 诗	/	285
诗与感觉	/	289
诗与哲理	/	296
诗与幽默	/	300
真 诗	/	308
朗读与诗	/	317
诗的形式	/	325
诗 韵	/	331
诗多义举例	/	338
诗的语言	/	358
论“以文为诗”	/	367
再论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	/	376
王安石《明妃曲》	/	380

《经典常谈》《诗文常谈》导读

——学术中的“常谈之作”

张黎明

诗情，学术，是一？是二？

现代文本，古代典籍，孰重？孰轻？

东方和西方，底蕴和方法，何去？何从？

提出这些问题，自然就想到了朱自清先生。

—

对于一般读者而言，朱自清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这得力于我们的初等教育，从《背影》到《荷塘月色》，朱自清的眷眷深情和俊逸才思曾流淌在每一个童声琅琅的教室，这是众所熟知的散文家朱自清。但是通过这些来认识朱自清还是远远不够的，他不仅是诗人、是散文家，也是学者、文史研究者；是教师，更是教育家；他是一介文人，但更是有风骨的知识分子，不唯静坐书斋，而且心怀天下事，时有“金刚怒目”式的斗士姿态。作为文学家，抑或新文学运动领

导者的朱自清已被评论过千言万语，作为斗士的朱自清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。这里我们想说一说作为学者的朱自清，说一说他浸润于文学才情与教育理想之中的学术之路。

朱自清生于1898年，祖籍浙江绍兴，出生地是江苏省东海县，即今天的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，七岁时又随家人迁入扬州，所以对自己是“什么地方的人”这样的问题，朱自清还特意撰文加以说明，自称为扬州人。朱自清在扬州度过了童年、青少年，整个家族也是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（朱自清《我是扬州人》）。扬州之于朱自清，不仅是童年时的山清水媚，夏日的竹篙船，茶馆里的各色点心（朱自清《扬州的夏日》），更有这座古城自隋唐以来，流播于多少骚人墨客笔端的底蕴和风华。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，朱自清入扬州时是七岁稚子，待其十八岁负笈北上时，恰好是十年寒暑已过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朱自清狷介自守、中正平和的性情与笔耕不辍、一生好文的追求大约与少年时期的扬州生活有些许关联。

说到朱自清的少年生活，还要提及他的家学渊源和初期教育。朱自清的父亲名鸿钧，字小坡，母亲周氏，也是读过书的，与鲁迅（原名周树人）同宗。朱鸿钧是个旧时的读书人，在拳拳爱子之情之外，对子女的教育颇为严厉，对作为长子（朱自清前有二兄，但都早夭）的朱自清更是寄予厚望。朱自清原名“自华”，出于苏轼的诗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可以看出朱鸿钧是希望儿子能精于文墨，诗书立身。朱鸿钧在晚清和民初都任过官职，对朱自清的教育也是“新旧交替”。朱自清启蒙于私塾，也接受过完整的新式初等教育，又曾在读初等小学时中断过学校教育，又入私塾习文章、诵经史。对这一段求学经历，朱自清颇为感念：

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，没毕业；读高等小学，毕了业；读中学，也毕了业。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的一位黄先生，他已经过世了。还有陈春台先生， he 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老师。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，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……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，也早过世了，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，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。（朱自清《我是扬州人》）

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得朱自清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，又有新思想、新眼界，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16年8月间，十八岁的朱自清入北京大学求学，按照当时北大的规定，学生需要读两年预科，才能入读本科。其时的朱自清在读完一年预科后却面临着家庭生计的重压，父亲在“交卸”了徐州榷运（烟酒公卖）的职位后，无法重新找到工作，朱家渐渐拮据起来。深感家庭经济压力的朱自清，为减轻父亲的负担，不仅改名“自清”以励其志，更提前一年投考北大本科，最终得以入读哲学系。或许正是学业与经济的双重压力，初入哲学系的朱自清在师友眼里只是一个“胖胖的，壮壮的，个子不高却很结实”的年轻人，虽学习刻苦，但沉默寡言，不太活跃（杨晦《追悼朱自清学长》）。幸运的是朱自清所处的虽是那样一个灾难深重却也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新旧交替中的北大更是立于风口浪尖中，一批优秀的师长如同暗夜中的启明星，为青年学子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曙光。1916年12月，主张“兼容并包”的蔡元培决定出任北大校长，多方延聘人才；陈独秀接下北大文科学长一职，为红砖绿瓦下依旧陈腐、专治的北平带来了“德

先生、赛先生”；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也被聘为教授，李大钊则任职图书馆主任。在这样的新思潮、新人物的影响下，朱自清不再只是个默默苦读的学生，而是以积极热情的姿态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。二十来岁的朱自清虽“中正平和，少年老成”，生活中“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语”（孙伏园《悼佩弦》），但这无损于他在文学的天地中纵横捭阖，诗人朱自清以平实而洗练之笔书写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和抗争，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隽永悠长的佳文力作，而且朱自清的文学创作也为他后来的学术之路提供了助力，为那些理性、客观的论说之文注入文学的细腻和美感。

1920年，二十二岁的朱自清结束学生时代，开始了他的教学之旅、学术之路。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说他“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，一直没有间断。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”（叶圣陶《朱佩弦先生》）。在这“一直没有间断”的教学中，除了广为熟知的任教清华大学外，朱自清有五年时间辗转于江浙各学校间：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、扬州江苏省立八中、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、温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、台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、温州第十师范、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、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。如此频繁的变动，可以想见生计之艰难，但这样的经历如换一种角度审视的话，也算一份“财富”。这一时期朱自清不仅结识了俞平伯、叶圣陶、夏丏尊、丰子恺等志趣相投、相互扶持的人生挚友，也见识了民生之艰难，对如何进行国文教育有着深切的体验，最终能成为不唯深思，而且笃行的教育者。

任中学教员时的朱自清刚踏上三尺讲坛，有时面对的是年龄并不比他小多少的学生，他是学生们口中的“小先生”，生涩和紧张

也时而会有，“一到学生发问，他就不免慌张起来，一面红脸，一面急巴巴地作答，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，才得平静下来”（魏金枝《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》）。但朱自清是严谨而勤勉的人，在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，又为人亲切、思想开阔，颇受学生欢迎。多年以后，学生记忆中的朱自清还是那样一位既严格又亲切的先生：“朱先生来教国文，矮矮的，胖胖的，浓眉平额，白皙的四方面。经常提一个黑皮包，装满了书，不迟到，不早退……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，真是亲切而严格，别致而善诱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读和写，都是文言文，朱先生一上来，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。”（陈天伦《敬悼朱自清师》）朱自清在做中学教员时期还一直致力于新诗的创作，诗歌之于朱自清，不仅是反抗旧势力、旧传统的武器，也是其反思人生，找寻出路的“突破口”。叶圣陶说朱自清是一个“认真处世的人”（叶圣陶《与佩弦》）。的确，不管是时事的艰难，还是生活的困难，都从来未曾动摇朱自清直面人生的勇气。1922年，朱自清写就长诗《毁灭》，毁灭的是旧我，催生出勇于追求的新我。这样一种态度也体现在朱自清对“刹那主义”的理解上，在朱自清眼里，“刹那主义”不是否定人生的意义，不是追求享乐，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印记：

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，每一刹那持续的
时间里，有它相当之位置；它与过去、将来固有多少的牵
连。但这牵连是绵延无尽的！（朱自清《信三通》）

朱自清从来不是空谈者，他是一个实干家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从不平坦的人生路，勤勉地努力，执着地付出，积极应对着生活

中的风雨，虔诚地对待人生的每个阶段，于诗文创作是如此，于学术研究也是如此。朱自清从作家到学者，也是这样一种对“每一刹那意义和价值”的不懈追求。

1924年，朱自清开始任教清华大学，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创始人之一，曾任中文系主任一职达十六年，深得众望。朱自清在教学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，叶圣陶回忆说：“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。教师有所谓‘预备’的功夫，他是一向做这个功夫的。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，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，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。一课完毕，往往满头是汗，连擦不止。”（叶圣陶《朱佩弦先生》）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女士说他：“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，认真负责，给学生改作业都是字字斟酌的。有一回他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改了一个字，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：‘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字吧，我想还是那个字好。’”（陈竹隐《追忆朱自清》）教学之外，朱自清也时时关注“象牙塔”外的风云变化，那时的华夏大地上内忧外患、狼烟四起。朱自清目睹过段祺瑞执政府的残暴屠杀（朱自清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），也经历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，在八年抗战时期颠沛流离，生活困苦。所幸文明继世，薪火相传，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奔赴西南，在西南联大依旧严谨而认真地解惑授业。那时的生活是如此艰难，战火紧逼，校舍几经辗转，朱自清生活拮据，在昆明时，甚至没有御寒之物，“他又做不起棉袍，便趁龙头村的‘街子’天，买了一件赶牲口人披的便宜的毡披风，睡觉时当褥子铺着。仍旧不断地著书，写文章”（陈竹隐《追忆朱自清》）。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，朱自清一直都笔耕不辍，《经典常谈》《诗言志辨》《新诗杂话》都写作于这一时期。那是一个阴云密布却充

满激情的时期，救国的热情成为为学的动力，冯友兰回忆道：“我们在南岳的时间，虽不过三个多月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，中国的大学教育，有了最高的表现。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，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，教授学生，真是打成一片。有个北大同学说，在南岳一个月所学的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”（冯友兰《怀念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》）。这样一种极自由、极开阔的学术氛围激发了朱自清的热情，也激励了朱自清，使其在学术之路上能奋发前进，不仅著述颇丰，而且内容广泛，与同时期的其他仁人志士一起为中国的新文学、新学术奠定了初期的基石。

朱自清逝世于1948年，时年虚岁五十一。朱自清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，“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。工作繁忙，处事又认真，经济也不宽裕，又遇到八年的抗战，不能好好的治疗、休养”（叶圣陶《朱佩弦先生》）。朱自清常年受胃痛折磨，西南联大时已非常严重，“时时疼痛，吐黄水，吃不下东西”（陈竹隐《忆佩弦》）。自西南返回北平后，时局混乱，物资更为匮乏，病痛折磨中的朱自清“体重减低到三十五公斤，走一点路都很吃力。他自己也很为身体担忧，但工作却毫不减轻，一清早就坐在桌子上”（王瑶《念朱自清先生》）。此时的朱自清一身重病，但依旧一身傲骨，为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，签字拒绝购买美国施舍的平价面粉，临终前，还叮咛家里人不要买美国面粉。1948年8月12日，朱自清与世长辞。

斯人不幸，人生的大半时光经历动乱和战火，病痛和苦楚如影随形；但君子如玉，不管尘世如何，终不能掩其光辉。他留给亲友的是谦和、温润、润物于无声的浓情厚意，留给后世的是诗情和哲理，在每一个琐碎的日子里慰藉人心，传承不断。到今天，朱自清辞世

已一甲子有余，很多人都写过纪念文章，此处转述一二作为对朱自清生平介绍的结束语：

郑振铎：“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。”（《哭佩弦》）

李广田：“有至情，爱真理，有风趣”，具有“最完整的人格”。（《最完整的人格》）

余冠英：“致命”于“太认真”。（《悲忆佩弦师》）

沈从文：“凡事平易而近人情，拙诚中有妩媚，外随和而内耿介”，近于“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”。（《不毁灭的背影》）

二

在大众视野中，朱自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，但这样一种认识无疑是不全面的，就朱自清本人来说，大约也不能认同，他曾说：“国学是我的职业，文学是我的娱乐。”（《从那里走》）在这里，朱自清所说作为职业追求的，不仅是指他教授国学，更是指他的学术研究，这是中年后的朱自清一直从事的，“此后一些年（1928年后），佩弦走到书斋里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去了”（陈竹隐《忆佩弦》）。所以，作为学者的朱自清更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应该纪念的。朱自清的学术研究开始于入清华以后，他任职中文系，讲授过中国各体文学、中国文学批评、国文及新文学等课程。不同于年轻时期的迷茫和激情，中年后的朱自清更为清醒沉着，也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时期，而且是“双峰并立”，一是在散文创作上佳作迭出，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等被久为传诵；二是学术研究中硕果不断，不仅涉猎广泛，而且数量丰赡，各类学术文章达一百八十余篇，在数量上超于其散

文或新诗的创作量，可见朱自清的着力所在。就中年后的朱自清来说，学术研究实为其才智和心血的凝聚之所。

朱自清在学术研究上建树颇多，其研究兴趣也颇为广泛，如国学研究、国文教育、文学理论、文学史、古典诗学、新诗研究以及歌谣等，就其主要方面来看，大体可分为三大类：国学、文学、教育。《经典常谈》和《诗文常谈》就是朱自清国学和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品。这些研究成果在历经时间考验之后，早已成为学术经典，不仅在学术界影响深远，更因其浅白流畅的语言风格，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，是了解传统、传播文化的上佳之作。

先从《经典常谈》谈起。《经典常谈》写于1940年前后，初版于1942年，原名《古典常谈》。书名“经典”二字，不仅是因为介绍的都是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，还因为这部书是为了“经典训练”。朱自清非常重视“经典训练”，在“序言”中首先谈的就是这个问题。

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。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。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，阅读经典的用处，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。这是很明达的议论。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，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，也有接触的义务。

“经典训练”就是阅读经典，传承经典，这不是为了“实用”，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，“经典训练”不只是教授们的事，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事，而是有“相当教育”的所有国民的“义务”。时至今日，朱自清“经典训练”的倡议依旧弥足珍贵。一个民族的发展，离不开历史和文明的积淀，每一个国民，每一个青年，更应该自觉地接

触和了解本国的经典，也都有传播本国经典的义务。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，继承传统的呼声日渐高昂，国学也热闹起来，对这些现象我们首先应是欢迎的，但也不能不注意某些极端、浮躁甚至借国学之名谋利的丑恶行径，隔绝现代文明，一味“读经”并不是“经典训练”，这一点朱自清早已明言，“我国旧日的教育，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。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，自然偏枯失调；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，学生食而不化，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。新式教育试行以来，读经渐渐废止。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，可是都失败了，大家认为是开倒车。”

《经典常谈》是受当时教育部委托编著，配合于初高中的《国文课程标准》，是为了让学生“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”“读解古书，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”。对于这一定位，朱自清拿捏得特别精准，并不做高高在上的高头讲章，而是从基础入手，以找出路径，激发兴趣，指引人读书为目的，恰如叶圣陶所说：“假如把准备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比作参观岩洞的游客，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，先在洞外讲述一番，让他们心中有个数，不至于进了洞去感到迷糊。”（1980 年重印《经典常谈》时，叶圣陶写序）朱自清的这番“洞外讲述”工作做得极为用心，这首先体现在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，即要介绍哪些经典。华夏文明源远流长，能称为“经典”的典籍不知凡几，但不是所有经典都可以作为入门的基石，朱自清所选入的不仅是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名家力作，更紧密切合于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兼容并包，如《经典常谈》共十三篇，其中前七篇是古代学术分类中的“经”部：《〈说文解字〉第一》《〈周易〉第二》《〈尚书〉第三》《〈诗经〉第四》《“三

礼”第五》《〈春秋〉三传第六》（《国语》附）《“四书”第七》；紧随其后的《〈战国策〉第八》和《〈史记〉〈汉书〉第九》属于“史”部；“子”部的内容在《诸子第十》中；剩下的三篇《辞赋第十》《诗第十二》《文第十三》则是“集”的内容。从篇目比重上看，“经部”占了大头，这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“经典”，更是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“起点”，这部分典籍除《说文解字》外，全部产生于前秦，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中，无数士人先贤又以“接力赛”方式对此加以点校、阐发，一部书就串联起了上千年的历史，如在《〈尚书〉第三》中朱自清就从先秦《尚书》的成书讲起，继而两汉的新旧古文《尚书》之争，此后便是伪孔《古文尚书》出现和风行，一直到清代乾嘉学派的《尚书》学的成就，这样一种脉络不仅清晰明畅，更是上千年文明绵延生息的一种见证。

《经典常谈》中的前九篇以介绍重要典籍为主，即“以经典为主，以书为主”，从《周易》《尚书》到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是大著作，以一部书为切入点，见微知著，也能提纲挈领，纲举目张。但后四篇则改变了叙述的策略，是以“源流始末”为重点，典籍在这几篇中只是作为某一源流过程中的坐标而出现的。这样一种改变一是因为书籍太多，如诗文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无法一一介绍；二是因为相比经、史、子、集部的典籍头绪繁多，在古代，其重要性也远逊于经、史，而且一些基本的概念、基本史实可能并不为人熟悉，对近现代读者来讲，则更为陌生，这种情况下，先介绍“源流始末”才更易让人入门，如《诸子第十》这篇中，介绍了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的独尊儒术，没有具体谈诸子的作品，而是介绍基本概念、代表人物和代表观点，如《诸子百家》：